



现在回想起来,艺术的种子或许很早就萌生于心间。

犹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航船起航,文化事业复兴。彼时,常常去新华书店排队购买外国名著;也借由《王子复仇记》《追捕》《简爱》等译制片,领略异国文化风采。于是,孙道临、毕克、邱岳峰等配音大师的名字跃入眼帘。尤其孙道临与毕克的语言魅力令人心驰神往,每每经过永嘉路译制片厂门口,总会驻足观望,故而萌发当配音演员的念头。母亲辗转托人,找到配音演员翁振新,询问是否存在可能性。翁振新先生听后认为我声音条件不错,但建议高中生还是应以学业为重,不妨先考大学,待机会成熟,再改行也不迟。

考入医科大学后,常去学校“电化教研室”给医学资料片配音,偶然发现毕克老师率领其团队也来录音棚配音。于是,隔三差五去录音棚“偷师”。原来以为配音只要看稿对上口型,但后来才知道,像毕克老师那样的大师几乎将台本悉数背下。配音时,双眼紧盯屏幕,一口气往下说,不仅口型准确无误,连不易被发现的小气口均丝毫不差,看得我目瞪口呆。那时候,很想当面请益,但心中胆怯,虽近在咫尺,终究未敢往前迈半步。毕克先生晚年受丧子打击,肺功能衰竭日渐严重,常年进出瑞金医院。作为实习医生,便有机会与他频繁接触,有时候下班之后,去病房与之闲聊。所聊内容大多为生活琐事,与艺术无涉,但每次交谈,都是一种享受,犹如涓涓细流划过心间……

尽管与配音艺术擦肩而过,却阴差阳错地成了电视主持人。继成功创办《你我中学生》,发掘出像袁鸣那样的优秀主持人,《我们大学生》又应运而生。经层层选拔,终于闯入大学生主持人遴选决赛。按比赛要求,每位选手需设计一档大约八分钟节目。由于当时有关大学生分数与能力关系讨论大行其道,恰巧学校里有个学生学习成绩一般,却拥有多项发明。针对这个同学的评价,众说纷纭。于是,便以《观察与思考》为题,对此进行讨论,并突发奇想,敦请恩师王一飞教授担任访谈嘉宾。一飞师虽公务繁忙,仍欣然答应。直播过程中,一飞师旁征博引,由点及面,鞭辟入里,分析学生分数与能力辩证关系。托老师之福,

“疼痛虫子快跑掉”

邓乃刚

我唱的“疼痛虫子”的儿歌,她笑着说那是逗你乐呢,你竟还记得?

母亲有多种疾病,冠心病让她常犯心绞痛,几粒速效救心丸,竟一次一次地熬过来了。母亲临去世的头一年,住过两次院,她打着吊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母亲知道自己不行了,但是她仍然很乐观:“我该死了吧?你们别瞎治了,就让我死在家里吧。”我也觉得任何治疗和手术对一个85岁的人已经不再奏效,就依从了母亲的意愿。没想到的是,母亲又坚持了小半年,隔年五一聚会的当天夜里,无声无息地走了。活得自如、老得自然,母亲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么时髦的言辞,但她实实在在的在就是那么做的。街坊们都说,这老人走得仁义。

母亲去世以后,我也一天一天老了。

退休以后,我又做过三次手术。因为静脉曲张,做了右下肢大隐静脉高位结扎、剥脱+激光治疗术。手术半个小时就做好了,恢复用了两个月。因颅内产生淤血,曾做过硬膜下血肿穿刺外引流术。这要在头骨上打一个眼儿,把淤血引流出来。打完麻药,医生说:“该打钻了,有点儿疼。”这时,耳边嗡嗡地响,电钻穿颅骨时很疼,就像一根棒槌硬往里插。奇怪的是,儿时的记忆犹如条件反射,每当这时,母亲顺口瞎编的“疼痛虫子”歌就在耳边缭绕,蓦地什么都能抵挡住了。有意思就有出路,我默默祷告,期盼自己也能像母亲那样,乐观、刚强,自主而拥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

不差,看得我目瞪口呆。那时候,很想当面请益,但心中胆怯,虽近在咫尺,终究未敢往前迈半步。毕克先生晚年受丧子打击,肺功能衰竭日渐严重,常年进出瑞金医院。作为实习医生,便有机会与他频繁接触,有时候下班之后,去病房与之闲聊。所聊内容大多为生活琐事,与艺术无涉,但每次交谈,都是一种享受,犹如涓涓细流划过心间……

尽管与配音艺术擦肩而过,却阴差阳错地成了电视主持人。继成功创办《你我中学生》,发掘出像袁鸣那样的优秀主持人,《我们大学生》又应运而生。经层层选拔,终于闯入大学生主持人遴选决赛。按比赛要求,每位选手需设计一档大约八分钟节目。由于当时有关大学生分数与能力关系讨论大行其道,恰巧学校里有个学生学习成绩一般,却拥有多项发明。针对这个同学的评价,众说纷纭。于是,便以《观察与思考》为题,对此进行讨论,并突发奇想,敦请恩师王一飞教授担任访谈嘉宾。一飞师虽公务繁忙,仍欣然答应。直播过程中,一飞师旁征博引,由点及面,鞭辟入里,分析学生分数与能力辩证关系。托老师之福,

好像是5岁那年,被狗咬了,我连疼痛带害怕,踮着小脚又哭又跳。妈妈赶紧找来胰子水,一面擦洗伤口一面拍打我的屁股,呢喃着儿歌脱口而出:“勿要哭勿要跳,疼痛虫子快跑掉……”许是咬得不厉害,听着妈妈的歌,我破涕而笑。儿时印象里,母亲总是那么乐观,那么刚强。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有了家,就把母亲接来了。听阿姨说,母亲蹬着凳子去换灯泡,摔下来把头磕破了,但她始终没有告诉我们。母亲还是那么乐观,

说滑了个屁股蹲儿,只是蹭破点皮,没有造成脑震荡。这时,我又想起儿时母亲给我唱得“疼痛虫子”的儿歌,她笑着说那是逗你乐呢,你竟还记得?母亲有多种疾病,冠心病让她常犯心绞痛,几粒速效救心丸,竟一次一次地熬过来了。母亲临去世的头一年,住过两次院,她打着吊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母亲知道自己不行了,但是她仍然很乐观:“我该死了吧?你们别瞎治了,就让我死在家里吧。”我也觉得任何治疗和手术对一个85岁的人已经不再奏效,就依从了母亲的意愿。没想到的是,母亲又坚持了小半年,隔年五一聚会的当天夜里,无声无息地走了。活得自如、老得自然,母亲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么时髦的言辞,但她实实在在的在就是那么做的。街坊们都说,这老人走得仁义。

母亲去世以后,我也一天一天老了。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熟悉亲切的童谣展开了我们对“外婆桥”的无尽联想,殊不知,它就是上海滩闻名遐迩的百年老桥——外白渡桥。与世界上诸多城市一样,上海也是因水而生。苏州河作为上海的母亲河原名吴淞江,是太湖流域的重要水道,河道九曲十八弯,最终汇入了黄浦江。苏州河和黄浦江的滨水地区曾是上海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当年苏州河沿岸密布了厂房、仓库和码头,其中有匈牙利建筑师鄂达克1933年设计建造的远东最大的上海啤酒厂、民营企业代表荣氏家族的面粉厂,还有四行仓库等。除了大量产业建筑外,也有像湖滨大楼、上海邮政大楼、上海大厦等著名的历史老大楼。26公里长的苏州河两岸多达40多处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加上河道上30余座大小、材质和风格不一的桥梁,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上海城市风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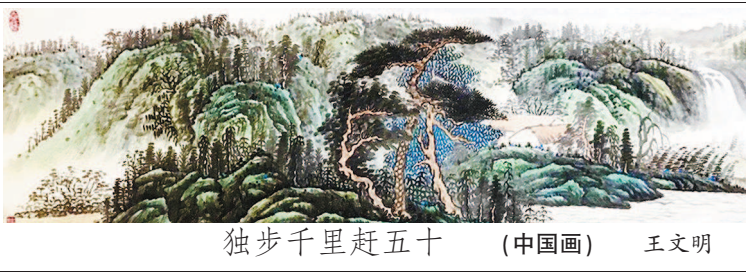
城市滨水区不仅蕴含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也逐渐成为展现城市风貌的窗口。2009年2月26日注定是一个令人激动难忘的日子,这天上海人心目中的

纯真年代

曹凡

短短数分钟节目赢得以孙道临先生为首的评委高度认可,并获比赛桂冠,顺理成章,成为大学生主持人。

然而,没过多久,便面临毕业,何去何从,颇为踌躇:因为一旦到医院做临床大夫,断不可能有闲暇时光去做主持,而那时对电视主持略有心得,也不忍轻易舍去,左思右想,似乎只有“考研”一条路,于是,前去征求恩师王一飞教授。不过,距离研究生考试仅一月有余,有门“电子显微镜”根本未曾学过。一飞师建议先重点复习专业课“组织胚胎学”,至于专业基础课“电子显微镜”,他可以分三次帮我把握主线理出来,而英语与综合测



独步千里赶五十 (中国画) 王文明

大凡上海人的家,必有一储藏室。我原来公司的一位行政助理家住浦江镇的一幢连体屋,她育有三个女儿,家里的一间后厢房权作储藏室,堆满了小孩的玩具、穿不下的衣服、两只婴儿床,甚至还有一只摇摆木马。她告诉我,每次想到要处理掉这些东西,都会有一种负疚感,有时甚至想哭了!她怕她孩子长大后会说妈妈不爱她们,因为妈妈没有保留她们的东西。所以,她不是不舍得扔掉不用之物,主要是这些东西承载着的情感难以割舍。

记得当年我清理自家的储藏室时,遇到两个难解之处:有一台C842四速唱盘,我肯定不会再用了,却不忍扔掉。C842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电唱机厂生产的,当时属于紧俏商品,我托了人才买到,那时我用它学英语,它是当年励精图治的见证物。

另有一大盒卡式录音带也属于已淘汰之物,播放器早就没了,还要录音带干什么?在最终处理掉这盒东西以前,着实思想斗争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在美国念书时一盘一盘地收集起来的。在国内外求学异常艰辛,正是古典音乐抚慰了我。家里的储藏室实际上是我们一生的缩影,它会把

与个性的重要载体,凝聚了城市居民的精神归属感和场所认同感。建于1907年的外白渡桥横跨于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这座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的地标性桥梁见证了上海的历史变迁,它的修复和复位历经整整一年,牵动了无数上海市民的心。外白渡桥的大修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保护老桥的历史风貌,铆钉、油漆等作为外白渡桥的标志物被最大限度地还原,修整后的桥身刷了5层油漆,并从国内找来专业技术单位更换了6万多个铆钉。大桥的复位利用潮汐和工程技术措施合力完成,而这定位方式在大桥最初兴建时也曾使用过。对外白渡桥的严格修复和保护充分体现了上海对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视和对建筑遗产的尊重。

2009年2月26日注定是一个令人激动难忘的日子,这天上海人心目中的

试,则只能靠平时积累,根本无法顾及。研究生考试大多选在寒冬腊月。每晚躲在被褥里看书,仍觉瑟瑟发抖。迷迷糊糊睡上三四个小时,会猛然惊醒,咬几口面包,喝一杯热牛奶,又接着看书。由于家中没有取暖设备,外婆特意为我缝制了一个棉袖筒,实在冷得吃不消,可将双手插入袖筒,还嘱我将双脚放在“焐窠”(用稻草编织而成,冬日烧好一锅饭,后放入,可起保温作用,不易冷掉)里,再放上一个热水袋,以防冻伤。经过整整一个月苦战,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王一飞教授硕士研究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广播电视掀起改革浪潮,东方电视台横空出世,应导演郑可壮之邀,与陆英姿共同主持全国首档游戏节目《快乐大转盘》。节

不同时间段还原成为当年的自己——有快乐、有喜悦,也有哀伤。所以,整理储藏室,不仅仅是为了处理杂物,还会探秘人的内心,挑战人的感情,甚至会引发痛苦的回忆。

有时,作一下换位思考会有助于清理杂物——“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了,但别人或许会有用”。我在国外常到一些公共图书馆去,进门的地方可看到一个木盒,里面是各种CD、DVD碟片,售价0.5美元一张。后来知道,这些碟片都是别人捐献的,图书馆略收费用,仅是为了提供一个服务。

清理杂物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这个东西今后或许有用”,“这件衣服我减肥(或者是胖一点)后可能会穿”等等,这种所谓“暂时无用论”会使处理杂物的计划一拖再拖,这时候,如果要下决心处理东西,就应该给自己做一个“最坏情况”的设想,“把这件外套扔了,今年冬天万一真的要穿怎么办”?——不用担心,上网买一件很方便的。

不要为清理而清理。如果过分清理、过分整洁又会怎样呢?这就要看所谓的“过分”是否影响你和你的家庭的日常生活了。

苏州河上的“外婆桥”

左琰

这个老桥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意义。当天上海各大媒体进行了宣传,许多市民难耐激动心情,虽复位时刻接近中午,但心急的市民却早早赶来等待,一位78岁老人凌晨4点从南京赶回上海,为的就是要见证这一百年一遇的历史时刻。就像一位市民感慨的:外白渡桥,对一位游客而言,它只是苏州河的尾声与黄浦江的入口。

在王家卫闪烁的镜头里花样年华,于陈逸飞纯粹的画笔中人均黄昏。外白渡桥总是安静地隐藏在光速的现实背后,忠实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点滴悸动。唯有当,一切泛黄,黑白,

自从种芭蕉,一到台风季,我就睡不好觉,因为每次风过,它最受伤。

芭蕉是树还是草?它叶大茎高,可及三层楼,却并不能做什么,而且生命也不过三四年。但它的叶子,青翠可人,兼可布阴,鲜有可匹。

绿窗一词,文人偏爱之,那绿色多半来自芭蕉叶的映照,中国人早就明白空间的美学,光有窗户还不够,还要借景生境,邀自然入室,这样便时时可以人然合一。文震亨《长物志》云:“绿窗分映,但取短者为佳,盖高则叶为风所碎耳。”他说得对,但如何控制芭蕉生长,我没试过,反正它们一年比一年高上去。

我的芭蕉,种在一条青砖甬路边上,傍着一棵无花果树,路的另一侧种了一片大叶吴风草。整个夏天,有鸟来仪,啄过无花果后,在芭蕉叶上梳理羽毛,打情骂俏,好不惬意。韩退之的“芭蕉叶大梔子肥”,我一直把它当作园艺圣经看,按说芭蕉下当植梔子花,立一二奇石,但那样的阔气,也只能想想。

园林中,芭蕉宜植粉墙前,月夜清影,自是一番格调。芭蕉给了文人无尽的乐趣,《幽梦影》里有:“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宋人贺方回诗:“隔窗赖有芭蕉叶,未负潇潇夜雨声”,说的都是其承雨有声的韵致。古人听不到我们今天这么多动静,那听觉系统一定灵敏得很,现代人淹没在各种声响中,焉有心思体会,空剩一曲《雨打芭蕉》的民乐了。

芭蕉的华彩乐章在夏天,可谓极娱视听,“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里,不光是时序标记,更是色彩元素,但“流光容易把人抛”的感喟也不是发生在所有人身上,除非他有足够细腻的心思。“芭蕉不展丁香结”,这是患了忧郁症的古代文人眼里的植物界。芭蕉可不闲着,从春到秋,叶子不断地冒出来,还有新株

如笋破土,一生二生三。我常担心它会从甬路中间现身。

芭蕉对艺术史的贡献也应记上一笔,绘画不必说,中国画中,芭蕉小鸟,可以办若干个专题展。它对书法的贡献却不一,《清异录》载:“怀素居零陵,庵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书书。名所居曰‘绿天庵’。”潜心书艺,怎奈穷得用不起绢素,如果不是这么多叶子供其挥写,怕是草圣也就不会有了吧。

每岁霜降,我都为芭蕉剪去叶子,非为习书,而是便于以草帘包裹,免得冻伤。裹好的一株株芭蕉如稻草人一样,憨相可掬。有一年忙得没有管它,结果脱皮数层。周瘦鹃《芭蕉开绿扇》一文,将蕉事写尽,惟未及此,大约他年纪大,修修盆景尚可,这种需要踩了梯子干的活,不必自己动手了吧。花草之什的价值,除去文字的韵味,在自己亲历,平生最不喜读那些东拼西凑的,总是隔了一层。

芭蕉亦结实,与香蕉一模一样,就是小,能否吃,没试过。在泰国吃东西,蕉叶常常用来包食物或装点餐桌,上海的泰餐厅,也每每以蕉叶名。夏天在园子里喝茶,裁一截蕉叶,铺几案,置小食,饶多一味。

一切的艺术,乃至文章,如果只是一味地描摹,那境界总觉得不足。一旦有了情感的带人,便有了价值,

比如这一首《蕉窗夜雨》:“欲种千株待几时,故乡迢递得归迟。莲花山下窗前绿,犹有挑灯雨后思。”想种一大片芭蕉,是只有在故乡才做得到的呀,诗作者齐璜白石,一个侨寓北平的湖南湘潭人士。



“外婆桥”成功复位,这一事件引发了上海的全城瞩目,从中可以折射出这个老桥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意义。当天上海各大媒体进行了宣传,许多市民难耐激动心情,虽复位时刻接近中午,但心急的市民却早早赶来等待,一位78岁老人凌晨4点从南京赶回上海,为的就是要见证这一百年一遇的历史时刻。

就像一位市民感慨的:外白渡桥,对一位游客而言,它只是苏州河的尾声与黄浦江的入口。

在王家卫闪烁的镜头里花样年华,于陈逸飞纯粹的画笔中人均黄昏。外白渡桥总是安静地隐藏在光速的现实背后,忠实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点滴悸动。唯有当,一切泛黄,黑白,

线路名称:
感悟江河情怀

打卡点:
上海邮政总局→外滩建筑群→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大厦

十日谈

明起请看一组《小菜场风情》,责任编辑:龚建星。

建筑可阅读
责编:郭影